

# 琴藝傳神的師曠

文/劉新宇

師曠是春秋時晉國著名音樂家，字子野（當時地位最高的音樂家名字前常冠以“師”字）。冀州南和（今河北省南部）人，一說為山西洪洞村人。活動時期為公元前572—532年晉悼公、晉平公執政的時期。漢代以前的文獻常以他代表音感特別敏銳的人，史稱“樂聖”。

師曠是盲人，常自稱“瞶臣”“盲臣”。據說，當師曠彈琴時，馬兒會停止吃草，仰起頭側耳傾聽；覓食的鳥兒會停止飛翔，翹首迷醉，丟失口中的食物。

晉平公見師曠有如此特殊才能，便封為掌樂太師。

晉平公新建的王宮落成了，要舉行慶祝典禮。衛靈公為了修好兩國關係，就率樂工前去祝賀。

衛靈公帶著一批侍從，走到濮水河邊，天色已經慢慢地黑下來，他們在河邊倚車歇息。突然聽到一陣曲調新奇的琴聲，不禁心中大悅，於是招來他的樂師師涓，命師涓尋找這奇妙的音樂，並把它記錄下來。

衛靈公一行來到晉國邊城，晉平公在新建的王宮裏擺上豐盛的筵席，熱情的招待貴賓。

宴會上，衛靈公在觀賞晉國的歌舞後，便命師涓演奏從濮河邊聽到的那支曲子助興。師涓為了答謝晉國的盛情款待，便遵命理弦調琴，使出渾身解數彈奏起來。隨著他的手指起落，琴聲像綿綿不斷的細雨，又像是令人心碎的哀痛哭訴。

坐在陪席上的晉國掌樂太師師曠面帶微笑，用心傾聽著。不一會兒，只見他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了，神色越來越嚴肅。師涓剛將曲子彈到一半，師曠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按住師涓的手，斷然喝道：“快停住！這是亡國之音啊！千萬彈不得！”

晉平公見喜慶之時，本國掌樂太師突然插一杠子，弄得衛國國君一行人下不了臺，忙責問太師道：“這曲子好聽得很，你怎麼說它是亡國之音呢？”

師曠振振有詞地道：“這是商朝末年樂師師延為

暴君商紂王所作的‘靡靡之音’。商朝滅後，師延抱著琴跳進濮河自盡了。所以，這音樂一定是在濮河邊聽來的。這音樂很不吉利，誰要沉醉於它誰的國家定會衰落。”

晉平公很不以為然地說：“早已改朝換代了，我們現在演奏，又有甚麼妨礙呢？”師曠執拗不過，只能鬆手。

師涓終於彈完了那支樂曲。

當最後一個音符消失，晉平公見師曠面帶慍色，便對他發問道：“這是甚麼曲調的樂曲？”

“這就是所謂的《清商》。”師曠回答。

“《清商》是不是最悲涼的曲調？”

“不是，比它更悲涼的還有《清徵》。”

晉平公道：“好呵，你作為回禮就來彈一曲《清徵》吧！”

“不！”師曠道，“古代能夠聽《清徵》的，都是有德有義盡善盡美的君主。大王的修養還不夠好，不能聽！”

晉平公道：“我不管甚麼德甚麼義的，我只喜歡音樂。你快彈吧！”

師曠感到王命難違，只好坐下來，展開了自己的琴。當他用奇妙的指法撥出第一串音響時，便見有16隻玄鶴從南方冉冉飛來，一邊伸著脖頸鳴叫，一邊排著整齊的隊列展翅起舞。當他繼續彈奏時，玄鶴的鳴叫聲和琴聲融為一體，在天際久久回蕩。

晉平公和參加宴會的賓客一片驚喜。

曲終，晉平公激動地提著酒壺，離開席位邊向師曠敬酒邊問道：“在人世間，大概沒有比這《清徵》更悲愴的曲調了吧？”

師曠答道：“不，它遠遠比不上《清角》。”

晉平公喜不自禁地道：“那太好了，就請太師再奏一曲《清角》吧！”

師曠急忙搖頭道：“使不得！《清角》可是一支不尋常的曲調啊！它是黃帝當年於西泰山上會集諸鬼神而作的，怎能輕易彈奏？若是招來災禍，就悔之莫及了！”

“哎，太師不必過慮。上古之事更加久遠，怎能禍及

現在呢？你彈來聽聽又有何妨？”

師曠見晉平公一定要聽，無可奈何，只好勉強從命，彈起了《清角》。

當一串玄妙的音樂從師曠手指流出，人們就見西北方向，晴朗的天空陡然滾起烏黑的濃雲。當第二串音響飄離殿堂時，便有狂風暴雨應聲而至。當第三串音響驟起，但見尖厲的狂風呼嘯著，掀翻了宮廷的房瓦，撕碎了室內的一幅幅帷幔，各種祭祀的重器紛紛震破，屋上的瓦墜落一地。

滿堂的賓客嚇得驚慌躲避，四處奔走。

師曠停手，頓時風止雨退，雲開霧散。

在場所有的人打心底裏佩服師曠的琴藝。衛國樂師師涓大開眼界，激動地上前握住師曠的手說：“你的技藝真可驚天地、泣鬼神啊！”

晉平公親眼目睹了太師師曠的傳神琴藝，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，每逢自己無法解決的難事和軍國要事，他都召師曠垂詢。

有一次，齊國攻打魯國，晉國決定會合諸侯援魯伐齊。晉平公想知道戰爭前景，就召來師曠垂問。

師曠將魯國和齊國軍歌演奏了一遍後，對晉平公稟告說：“大王不必興師動眾了！齊國軍隊已經被魯國趕出了國門。”

晉平公半信半疑之際，派往魯國的觀察使者回來稟報的情況與師曠所說的丁點不差。

晉平公見師曠音律占卜戰爭吉凶如此準確和靈驗，就把他留在王宮中，不離左右。有一次，晉平公望著師曠雙目失明的樣子，忽然感嘆道：“太師雖絕頂聰明，卻是盲人，你的那個世界真是太昏暗了。”

師曠道：“也未必。其實天下有五種昏暗，而我還沒輪上其中之一呢。”“你這話是甚麼意思？”晉平公不禁發問。

“好吧，讓我一件一件說給大王聽吧。”師曠侃侃而談：“群臣通過行賄來博取名譽，百姓們受冤屈而無處伸張，君王對此不聞不問，這



是第一昏暗。忠臣不用，用臣不忠，蠢材高踞要位，小人壓制賢明，君王對此不知不曉，這是第二昏暗。奸佞玩弄兩面派來掩蓋自己的嘴臉受到尊榮，賢人遭誣陷被趕走，而君王對此不覺不察，這是第三昏暗。國家貧窮，百姓疲憊，而君王窮兵黷武，好大喜功，醉心於諂諛之詞而不醒悟，這是第四種昏暗。是非不辨，法令行不通，貪官污吏枉法，老百姓無法安定，而君王對此不明不白，這是第五種昏暗。國家陷入這樣五種昏暗，沒有不垮臺的。比較起來，我的昏暗不過是小昏暗，還不至於危害國家呢。”

晉平公聽到這番妙論，甚是感動，決心勤於國政，力求做個有道的明君。

還有一次，晉平公設宴招待文臣武將，他喝酒到了興頭上，自嘆道：“哈哈，其實人生的快樂，莫過於做人君了。只有君王說的話，沒人敢違抗。”

師曠正坐在晉平公旁邊，他聽到這話，抱起琴便向晉平公撞了過去。晉平公大驚，趕忙躲避，師曠手中的琴撞在宮牆上。晉平公驚愕地問：“太師，你這是幹甚麼？”

師曠錚錚地答道：“剛才有人在亂發議論，所以我要撞他。”

晉平公氣呼呼地道：“剛才發議論的就是我呀！”

不料，師曠搖搖頭道：“我看剛才所發的議論根本不像君王該說的話。”

旁邊的文武大臣見晉平公當眾下不了臺，紛紛討好道：“師曠犯上欺君，應該殺頭！”

師曠佇立在那裏，嘴角露出冷笑。

晉平公沉思了好一會

兒，最後擺手道：“太師忠言逆耳，就算他規勸我一次，算了算了！”

晉平公自鳴得意之際，遭到師曠當頭一瓢冷水，雖免了師曠死罪，可師曠那舉動令他驚魂不定，不久就病倒在床。

晉平公的病情越來越嚴重，眼看不行了。這時，師曠又對他說：“主公，您的病看來還得我來治啊！”

晉平公道：“太師，你有甚麼靈丹妙藥？”

師曠也不答話，又拿出琴來彈了一段解悶

去憂的曲子。

晉平公聽著聽著，就像雨過天晴一般，鬱鬱寡歡的心情一掃而光，病立即好了。

晉平公對師曠起死回生的本領十分折服，把他引為心腹知己。師曠見國君是個肯納諫的君王，就經常藉獻琴藝之機，像哲人一樣指點國政得失，盡自己的所能，努力維持晉國的昌盛。

鄰國看到這種景象，評論說：“晉國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國家。連它的掌樂太師弄弦都能測國運，對這種國家只能小心侍奉。”

到晚年時，師曠已精通卜算音律，撰述了《寶符》100卷與《禽經》，在明、清的琴譜中，《陽春》、《白雪》、《玄默》等曲均為師曠所作。在後世的傳說中，他被演化成音樂之神、順風耳的原型、及瞎子算命的祖師等。

今天的人們認為師曠的故事是神話，其實真修者都知道在古代，人們普遍相信神，神也經常向人展示一些神奇的事情。師曠其實是一個修煉人，因為瞎了眼，使自己的心清淨下來，有了一定的功能，可以占卜吉凶，“聞弦歌而知雅意”。

師曠用琴音為晉平公治病，人們認為不可能，其實從五行學說上講：人生病都是因為五行紊亂，陰陽不調，琴之五音對應五行，以琴之五音歸正人體中之五行，調和陰陽，病自然就好了。

師曠向晉平公說的五種昏暗，不幸的是當今的中國無一不有，每一種昏暗其嚴重程度都可說空前絕後，希望未來的中國領導人都能記住師曠的勸告和今日中國之教訓，廣行仁義，勿使五昏再現於中國。

（參考資料：《中國琴壇故事》及《中國古韻》等）